

看见2021·军人眼中的家乡

远方的家 身边的家

边防军人来自五湖四海,每个人心中对家乡的记忆都不尽相同。家乡是什么?是写在籍贯那一栏里的一个地名?还是逢年过节要思念的那片土地?又或许,就是脚下那日复一日坚守的地方。

这是他们站立的地方。这里,有抬眼望不到边的群山,有独自一人站夜哨时的清冷孤寂。这里,更有热血青春在砥砺成长,倔强生命在收获阳光。



守山。

边关风

采撷边关最美风景

昆木加“诗韵”小年

本期观察 晏良

小年这天,西藏军区昆木加哨所哨长土旺久和战友专门理了发,以“昂扬姿态”迎接新春的到来。

上士蒋云程整理完内务,随手翻开一本《唐诗宋词赏析》。他准备在哨所新年诗会上展现自己“文艺”的一面。

那天,率先登台的蒋云程清嗓子,高声朗诵:“岁月更迭又一年/喜迎岁首在天边/星辰铺满云中路/照亮征程梦必圆。”

此处必须有掌声。上士王建飞双手拍得通红,海拔4900米的昆木加哨所是西藏军区最西端的哨所,离拉萨上千公里。这些年,一代代哨兵都渴望长明电。

念念不忘,必有回响。今年,西藏阿里与藏中电网工程正式投入运营。国家电网“拐”进营区,王建飞和战友乐了:“大雪封山期,用电有保障。”

下士喇嘛快跑到舞台中央,摆出一个“起飞”的姿势:“大河涨水小水满/地方发展惠边关/我欲乘风挥画笔/描绘蓝图挂九天。”

喇嘛平时喜欢绘画。前段时间,他把“天路变迁”故事化作笔端的图画。舞台上,他展望未来:“不久的将来,天路也能修到哨所门前。”

中士王思成感叹时间易逝:“岁月不居/似水流年/时光永远不知疲倦/何不惜时成边。”

上等兵杨普瑞先是一笑,而后陷入沉思。那天,他和王思成一起站岗,并肩仰望星空。天气实在太冷,王思成提议,让杨普瑞当“流动哨”,王思成则坚守哨位挺立风中。

伴着月光穿行,杨普瑞不小心摔了一跤,手表也因磕碰“罢工”。王思成指着对面的雪山说:“等月亮爬到山顶,就可以换岗了。”

当月亮渐渐靠近山巅,杨普瑞回到宿舍叫醒战友,时间竟然没有误差。那一夜,杨普瑞感慨老兵竟能读懂月亮的“作息”。

“读懂山川日月,这是一位边防军人的基本功。”第二天巡逻时,王思成笑着说。

以后每次巡逻,杨普瑞每走过一座山,都会察看山石特点,牢牢记在心里。今年初,巡逻分队向某山口挺进,指北针因山体磁场失灵。当时,天气情况恶劣,大家什么都看不清。

进退两难时,杨普瑞根据山石的样子,辨认出队伍被困的大概方位,成功为巡逻分队“导航”。

新年新气象。此时,杨普瑞嘿嘿一笑,走上舞台说:“我叫普瑞/新年拒绝平庸/我的新年目标是/先做活地图/再当‘边防通’……”

班长余迅接着读了他自己写的一首打油诗:“那年天空发了疯/夜雨跟着来逞凶/众人被扰难续梦/哨长与我未换岗/所有痛苦一人扛/身边的感动数不清。”

在昆木加哨所,大家生死相依,亲如兄弟。虽然余迅将巡逻路上的故事一笔带过,但上等兵徐义斌铭记在心底。

今年冬天的一次巡逻,气温骤降,巡逻路多被封冻。土旺久打算让老兵作为“出征”主力,其他人员替补待命。

徐义斌不乐意了,直言“哨长瞧不起人,没有一碗水端平”。徐义斌说:“老兵优秀,其他人难道都是饭桶?”他甚至放出狠话,可以和老兵“竞争上岗”。

一番“死缠烂打”,徐义斌终于踏上巡逻路。

路越来越险,徐义斌看着山下的河流,内心忐忑起来。土旺久看在眼里,取出绳子,将自己和徐义斌“绑”在一起。有了底气,徐义斌跟在土旺久身后。最终,他顺利通过天险,到达指定地点。

回想起天险为夷的经历,徐义斌的眼睛湿润了。他仰着头,不让泪水流下。上台表演时,他以歌曲《天边就是我的家》,表达了自己的心愿:“离天最近的昆木加,是哨有我成长的第二个家。”

春节,军人都有两个“家”

雷柱 李忠 本报特约记者 岳小琳

“我的家乡在黑龙江,北斗星下面就是我的家”

山间积雪未消,时有被积雪压倒的树枝横亘眼前。脚下的路,要比以往难走得更多。

2月3日,立春。四级军士长黄哲早早起了床,开始做巡查阵地的准备。“新春要有新气象。”每年春节前上山巡查,这位老兵格外重视。

黄哲带领巡逻队伍出发了。雪地里,战友深一脚浅一脚,嘴里呼出的热气凝结成细小冰晶,一层层覆盖在面罩上。

高原寒风凛冽,望着眼前白茫茫一片,黄哲想起湖南老家的山。当兵前的那个冬天,他和哥哥爬上山巅,眼前还是一片葱郁。

不同地域,山的景致完全不同。守山的滋味也不一样。

在湖南株洲,黄哲的家挨着山。家中的三间平房位于山脚下,黄哲一家人靠山吃山,喝的水,烧的柴都是大山的馈赠。孩童时代的黄哲眼中,这座山是他和哥哥童年的“百草园”。

山间雾气环绕,十分清幽。上了中学,黄哲每天放学回家,写完作业,母亲会让哥哥带着他,上山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:采山蘑、捡柴火、打猪草。

村子里,小伙伴们最喜欢的游戏,就是比赛看谁第一个爬到山顶。站在山顶,黄哲看过壮美的日出、绮丽的日落,也看过缭绕的雨雾,“山里四季景不同,山也有山的性格。”

21岁,在株洲读完大专,黄哲有了走出去看看的想法。毕业前夕,校园里“当兵光荣”的横幅吸引了他,他应征入伍。

新兵连也是一年的春节前夕。汽车一路上,穿过一个小镇,路边积雪中还能看见人们刚刚放过的鞭炮的残屑。

随着海拔升高,周围开始变得荒无人烟,黄哲的心也越来越失落。“刚离开一座山,又进了一座更深的山。”隔绝了繁华和喧嚣,与家乡的山相比,这里异常寂寞。

“我开始有些想念家乡的山啦……”下半个月,黄哲在电话中和母亲说。父亲抢过电话对他讲:“你是大山里走出来的娃,你不适应谁能适应?”

要想适应军旅生活,首先要守好这里的山。人营不久,连队组织巡查阵地,他主动报名参加。连长告诉他:“你守护着山,山也守护着你。守好了山就是守住了阵地。”

新兵上山,裹着厚厚的军大衣,黄哲冷得直打寒战。那时,还没建岗亭,站夜岗是个“苦差事”。冬天下雪,执勤下哨,人都变成一尊“雪塑”。

第一个月站夜岗,带哨的四级军士长武兵告诉黄哲:“黎明前天幕上,最闪亮的星叫启明星,它为迷途的人指引方向。”每次站哨,看着天幕中的“眼睛”,武兵会和黄哲聊起连队的故事,也会聊起自己的家乡,“我的家在黑龙江,北斗星下面就是我的家。”

望星看天,解思乡之情。这是黄哲成了老兵才悟出的道理。

退伍前那一年,武兵兵把自己手绘的一本星座图和巡逻图交到黄哲手上。这位四级军士长把16年守山岁月凝练成一幅幅图片、一条条路线、一句句叮嘱。

接过本子,黄哲鼻子一酸,感到肩上传来的重量。

那天离队,所有战友都为武兵兵送行。武兵兵含泪和战友告别,转过身,他面向大山凝望了许久。

那年春节假期,黄哲接到武兵兵从黑龙江老家打来的电话。黄哲想起,上一个春节还跟班长一起站岗,眼睛不知不觉滴满泪水。“咱们军人都有两个家,家乡是家,连队也是家。想明白了这一点,过年才能不想家。”武兵兵在电话中告诉黄哲:“咱们守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,不就是为了自己的小家 and 祖国这个大家吗?”



图①:年味渐浓;图②:张学贵和军犬“晓雪”享受闲暇时光;图③:朱春波(左一)和战友一起“晒”山石;图④:战友们集体过生日。

把大山当成家,黄哲像老班长一样,在这里一守就是十几年。2017年,他认识了一个心仪的女孩。2019年夏天两人登记领证,他始终没有让妻子来队探亲。

妻子从小在城市长大,黄哲担心她来了,看到他守防的地方这么艰苦,说不定两人“说吹就吹”了。

但她接受了他的选择。转眼大半年过去了,这个春节,黄哲不能回家探亲。巡逻归来,他来到连队的来队家属房,给妻子拨通了电话:“等山上的雪化了,春暖花开的时候,你也来我们这山里看看。”

黄哲转身看了一眼身后的来队家属房,“明年这里一定会是一派温馨的团圆景象。”想到这里,他心里的一颗“花种”已经扎了根。

“山上的石头就像家的围墙,每一块都代表一种守望”

一个难得的好天,吃过午饭,四级军士长朱春波把自己的“宝贝”搬到宿舍外,在阳光下认真擦拭一番。

朱春波的“宝贝”,其实是山上最寻常最不起眼的石头。每次上山巡逻,他都会精挑细选,带回一些石头。作为连队文书,他还给每块石头起了名字,记录收藏日期。

顽石有灵,可以寄情。多年前,朱春波和妻子钱泉刚认识,那时连队条件艰苦,一封信从高原到老家云南能走半个月。

春节过后,是钱泉的生日。朱春波像往年一样,从山上特意捡回了一些彩色的石头,放在一个罐头瓶子里。等营部送物资的车上山,他让战友把这瓶五彩石带到镇上,寄给在云南老家的钱泉。

新春将至,营院里挂起灯笼,空气中弥漫着年的气息。

休息时间,朱春波拿起电话打给钱泉。3岁的儿子城城抢过电话:“爸爸,妈妈要过生日了……”城城身后的置物架上,几枚彩石一字排开,那是朱春波寄给钱泉的生日礼物。

这些年,钱泉带着孩子在云南红河老家生活,一家人聚少离多。当朝夕相

伴成为奢望,朱春波和钱泉已然习惯了用电波为彼此守望。

2006年,朱春波从云南当兵来到连队。几天后,上山巡逻归来,他的心动摇了,“这里的石头不比南方灵秀,这里的水土也不如南方养人。”

他开始想念家乡红河的喀斯特地貌,溶洞里一根根造型奇特的钟乳石……那几年营区开展绿化工程,官兵们在石缝中刨坑种树。大型机械无法上山,他们只好“锹挖手刨”。

按照最初的打算,衡培智是想将这块石头带回家的。但离别一刻,他还是把它留在了连队荣誉室。衡培智知道,阵地上的每块石头,都烙印着他的青春,把青春献给这个“家”更有意义……

立春这天,朱春波一边为新战士讲自己的老班长,一边带着大家用毛笔蘸起红色的颜料,一笔一画为一块“扎根石”勾勒出一个个红色的“家”字。

故事讲完了,眼前的石头已焕然一新,朱春波眼里泪花闪烁。新战士们也都屏息而立,若有所思地眺望远方。

鲜红的“家”字映衬着天边的晚霞,那一刻格外温馨。

今年初,老兵衡培智退休离队了。离开守了30年的“家”,他泣不成声。连队战友都知道,他的挎包里有一块石头,那是20多年前,他在巡山路上捡来的。

这块石头经过风吹日晒,石面上天然形成了一横一竖两道白印,特别像“中国”的“中”字。这样一块精美的奇石,衡培智一直当宝贝似的珍藏在身边。

按照最初的打算,衡培智是想将这块石头带回家的。但离别一刻,他还是把它留在了连队荣誉室。衡培智知道,阵地上的每块石头,都烙印着他的青春,把青春献给这个“家”更有意义……

立春这天,朱春波一边为新战士讲自己的老班长,一边带着大家用毛笔蘸起红色的颜料,一笔一画为一块“扎根石”勾勒出一个个红色的“家”字。

故事讲完了,眼前的石头已焕然一新,朱春波眼里泪花闪烁。新战士们也都屏息而立,若有所思地眺望远方。

鲜红的“家”字映衬着天边的晚霞,那一刻格外温馨。

“那一片连绵的群山尽头,一定有父母的守望”

听到炮台号响起,中士张学贵裹上大衣,向着岗亭方向走去。月光皎洁,照着张学贵脚下的路。

距岗亭不足百米,听到了军犬“晓雪”兴奋地叫声。也许是熟悉的气息,让“无言战友”感知到了训导员张学贵的脚步。

每次站哨前,军犬训导员张学贵都会为“晓雪”取下项圈,让它尽情地跑。营区里积雪未消,“晓雪”欢快地蹦跳着。

在张学贵看来,和“晓雪”一起坚守的时刻,世界是美好的。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,这是他人入伍以来的第6个春节。此刻望着天上的明月,他格外想家。

当兵第二年,连队选拔军犬训导员,张学贵报了名。这意味着他要继续留在闭塞的深山服役。这个西南小镇长大的小伙子给父母拨通电话。

仿佛听出了儿子的心意,父亲在电话里鼓励他:“年轻人应该接受锻炼。”张学贵是家里独子,得到父母支持,他不再犹豫。

结束半年训导员培训,他带着“晓雪”来到连队。

初上高原,“晓雪”患上了肠炎。看它一天天瘦下去,张学贵心疼极了。军医给“晓雪”注射点滴,那阵子张学贵寸步不离地守着它,一直用手轻轻按住针头,左手累了就换右手,右手累了再换左手。

狗粮难消化,他就剁碎鸡肉、胡萝卜熬粥给“晓雪”吃;夜里定好闹钟,为“晓雪”做好病情记录。一个月后,“晓雪”完全康复,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,成了连队的“开心果”。战友们都说,多亏了张学贵的细心照料。

那天,张学贵给父亲递去一张“晓雪”的照片,画面里的儿子正在训练军犬。父亲并不担心儿子当不好军犬训导员,只是大山里太寂寞,他担心儿子会想家。

张学贵平时话不多,有时跟着战友上山巡逻,“晓雪”会跟他一起巡山。山上风大,张学贵却总是喜欢迎着风的方向眺望。那是家的方向,“那一片连绵的群山尽头,一定有父母的守望”。

每当这个时候,“晓雪”都会乖乖地蹲在张学贵旁边,竖起耳朵,也一起眺望远方。

孤寂山巅,有无言的相守,也有知心的陪伴。坚守中,一茬茬战友来了又走,但情谊不会被山风吹散。去年底,张学贵的班长、四级军士长董保明即将离队。两人既是同乡又是谈得来的战友,经常一起站在山头抽烟,“晓雪”就守在旁边。

董保明登车前,“晓雪”仿佛知道什么,一直在他腿边亲昵地蹭来蹭去。那天,董保明的眼泪哗地流了下来。

去年9月,张学贵面临进退两难选择。这里有太多不舍,他选了留队。

“因为坚守,爱上了一座大山。”张学贵心里,这座山让他得到更多磨练,他离不开这里;作为军犬训导员他舍不得“晓雪”。

月光下,张学贵看了看身边的“晓雪”,心里荡漾暖意。他明白,这就是战友的陪伴。